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

宋　衛湜　撰

喪大記第二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别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内皆埽為賔客將來問病也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静也凡樂器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来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墉下廢牀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

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今之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

孔氏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經云東首故鄭知君來視之時東方生長鄉生氣也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齋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齋元而養至病困改服故檀弓曰親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元冠即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也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

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墉下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别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没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

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掃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闕於耳矣撤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鄭氏曰死者必皆于正處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室同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故春秋成公薨於路

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與諸侯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卿之妻未為夫人所命則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鄭註寢室通者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

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尊者所不燕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

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内

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賔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小臣

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
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
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
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
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
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若
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
臯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私館卿大夫之家

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

孔氏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招魂之禮此一經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死者封内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階簨虡階梯之類也小臣君之親近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袞冕而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

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元冕元衣纁裳故云元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東西兩頭為屋簷霤下故言東霤大夫以下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自此升也中屋履危者當屋東西之中

履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於上㝠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㝠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㝠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于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而下因取西

北扉為便也故鄭註士喪禮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

此室凶不可居也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

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

以樂吏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扆綴衣而不必

簨簴之類者以此故斂則用大胥衆胥飾則用崇牙

壁翣而棺槨之閒以容柷為度

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

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衣是而来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隂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於前而降焉葢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歛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于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虚

禮歟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肉骨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此意大夫變纁言赬則大夫以下纁裳以赬代歟據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韍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爾元赬冕服也大夫以元赬則世婦

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禒衣即服皮弁其妻乃服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霤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異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

尸浴而去之衵㛠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蘓可以為死事

孔氏曰絳襟衣下曰衵自般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氣絶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歛此兩句共一說耳於

文為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税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税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襢衣士妻以税衣襢衣有袡税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垂故不以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鳴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案

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含商祝入當牖北面故正知正尸牖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士喪禮主人坐於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喪禮言之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也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衆士

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西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鄣之内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宗䟽於内命婦故在户外婦人無堂下位故皆堂上北面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

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於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内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内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若有倫矣主東賓西内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内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内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之禮大夫之喪

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此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嚴皇氏曰尊者坐卑者立謂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

皆立卿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尊卑
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
於死者則立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賔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
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
或至門國賔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

賓之節鄭註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下文士出迎大夫是也或至門者謂下文大夫於君命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註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

迎于寢門外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
時賔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賔也雜記云士喪當
祖大夫至絶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
賔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
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氏曰拜寄公國賔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
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賔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

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謂失位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鄭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知國賓在門東者或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

云曾子北面而弔焉尸在堂上故鄉之也寄公小斂後稍依古禮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古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主人鄉其位拜訖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此謂大夫士俱来若大夫獨来不與士相隨則北面故鄭註大夫特来北面也

山陰陸氏曰迎逆也九言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孔氏曰前經明男子迎賔此經明婦人迎賔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

畢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鄭知此時在堂上北面也小斂之後遷尸于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戸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

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孔氏曰自此至拾踊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户内故主人在户内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主人袒者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説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

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括髪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括髪用麻士既小斂亦括髪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男子說髦括髪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與男子異處鄭註於死者俱三日者謂數往日也

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俠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

無紋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長樂黄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又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

于室又士喪禮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巳絞帶衆主人巳布帶婦人巳帶麻特主人未襲經爾　又曰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吕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

之孝敬之心也

孔氏曰此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賔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賔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之為言

移也亦以傷爲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盤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賔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賔於堂上

鄭氏曰衆賔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也

孔氏曰此經明小斂訖拜賔也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賔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内子士妻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

拜內子亦然衆賔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此經唯繼君喪拜賔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喪拜賔亦然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賔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案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幷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賔同故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鄭氏曰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髪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髪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

而入也

孔氏曰主人拜賔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案士喪禮云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鄭註云尊卑相變也為父喪拜賔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賔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賔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者未小斂之

前弔者褻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褻上裼衣也加武者主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經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經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鄭註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

以四代祖免親及朋友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也引檀弓曰以下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也此皆謂未成服前若成服後成錫衰緦衰等已具上檀弓疏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經弔服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

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

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斢水斗壺

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

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

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

而設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爨水用虞人木爨煑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来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氏曰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為廢由外来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由東面

孔氏曰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鄭註士卒斂即徹帷士喪禮文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於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

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故奔喪註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賔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賔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

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

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為主而人代之拜

賔也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者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賔云已無爵不敢拜賔也無爵者人為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為主拜賔也若主行近在竟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襃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賔有闕故四隣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為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為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為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為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

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説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

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
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
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
也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
孔氏曰自此至隱者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
杖之節制案下文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
杖今杖不同日是人君禮也子杖適女子在室者若
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

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為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宫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内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

喪之地則得扶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為君杖不相降故並得

杖拄地也

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内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爲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内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内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内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

卿喪與大夫同

山陰陸氏曰内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畢也其稱為亦以此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

宋 衛湜 撰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為二

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隠者

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

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於隱者杖是喪至尊為人得而褻之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既攅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鄭注廟門即殯宫門也大祥斷杖弃於幽隱之處使不褻汙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冝承濡濯弃於坎下札爓脫在此耳造猶内也禮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氷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氷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者造內其冰於盤中夷盤亦內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襢露笫簀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鄭注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孔氏曰此一節反明初死之節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於牀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大斂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斂衾覆之楔齒楔

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

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

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

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枓酌

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是細葛除垢為易

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他日謂如平生尋常之

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之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閒取

土為竈之坎向人主郊野之官也內外宜別故毋喪
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也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
耳
嚴陵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
使之汲水焉繘井索也枓以木為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
沐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鄭氏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瀋以為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粱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人為土垼塹竈於西牆下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謂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以沐

米爲粥實於瓶以䟽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也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淅汁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煑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煑沐汁爨然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抽取屋西北簷或云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煑汁熟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爲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士喪禮注云抿晞也清也事事如平生小臣翦手爪治須象平生也濡

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滌濯汁弃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弃之其坎案既夕禮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弃於坎則浴汁亦然沐與浴俱有枓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故鄭云文相變也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為正饌稻粱為加是稻粱卑於黍稷黍味美而貴故鄭疑天子用之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

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孔氏曰此以下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此經明君喪食之禮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

米也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案律歷志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叅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叅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喪因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士賤病輕故疏

食疏麄也食飯也麤米為飯亦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

衆臣衆檀弓主人主婦歠粥主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作簨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葉熊氏曰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叔母以下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羮有疾食肉飲酒為其氣微也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

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閒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殤降者也故主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故知關大夫君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顔色亦不可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

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士

畢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

孔氏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經明小斂之衣以布為絞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横者三幅亦在尸下

從者在横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强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

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盖天子之士紞或爲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布紋縮者三者取布一

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横者五者又

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横於縮下布紟者禪

被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

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

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大

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

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案鄭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之於紟二者布精麤皆如朝服十五升絞以一幅之布分為三段辟擘也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大斂之絞

既小不復擘裂其末古字假借讀辟為擘也鄭注堅之强堅之急者觧小斂絞用布全幅以衣少欲得堅束力强也大斂一幅分為三片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鄭注紞綴之領側若被識者領為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也蔡皇氏曰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

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斂也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孔氏曰祭服謂死者所用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具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用已

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
畢盡用巳正服乃用賔客襚者也用衣之美者故言
祭服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
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
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祭服無筭筭數
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斂
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
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廬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

孔氏曰袍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也引雜記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為表乃成稱引論語證衣

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案熊氏曰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云褖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襲輕尚無大小斂無可知

唐陸氏曰衣單複俱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鄭氏曰取猶受也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孔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不入陳之也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也

凡斂者祖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鄭氏曰祖者於事便也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所用之人大小斂事多故祖為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

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衆祝即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商祝祝習商禮者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鄭氏曰左衽衽向左也反生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前也言小斂不倒此又並言者為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

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並為屈紐使

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鄭氏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

為[illegible]

孔氏曰斂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

或有恩今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

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歛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歛也生經有恩死又為之歛為之廢壹食歛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歛衆胥佐之夫愛親豈有窮哉故凡歛孝子非之大胥是焉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及出命引之言孝子可以義奪也士商祝

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脣當為祝誤矣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鄭氏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材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

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元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往猶後也小斂

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氏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

子亦弁經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成服則著喪冠弁經是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斂其小斂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

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斂上即斂處宰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

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出門

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士喪禮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具在檀弓疏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

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令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禁尸與之别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其子不得升故鄭注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誑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應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邪聖人存之

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修絜不入諸臣之家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貴賤踊節

君撫大夫撫内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

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鄭氏曰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馮謂扶持服膺也君於臣撫之至夫與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氏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

撫之大夫以室老為貴臣以姪娣為貴妾死則為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并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與君

為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徼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殯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

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鄭氏曰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孔氏曰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

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此經論遭喪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凷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大夫士既葬故得宮之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葬竟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

孔氏曰此經明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於天子事猶不私言已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